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明曹蓋之著

舌

華

錄

上

進步書局校印



[The main body of the page contain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several columns and paragraphs, but the characters are too light to be read.]

明曹蓋之著

舌
華
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舌華錄提要

此從經史諸子百家取語不取事中外
慧名狂豪傲冷諧謔清韻俊諷譏憤辯
穎澆悽十八類妙語紛披俯拾即是試
誦一過何患不舌本生蓮也

序

晉人尚清言其立論則以無舌通心識超
言外故有言不若無言之含章多言不若
寡言之微中佛現神力出廣長舌上至梵
世無數寶樹同時蔭光然後還攝舌相一
時馨歎俱共彈指此藥王藥上以知草木
味為世良醫憍梵鉢提以口業異舌遠離
三有富樓那以辨才無礙助佛轉輪作獅
子吼如所稱甘露沁于牙後天華墜于塵
尾醍醐出于乳下世尊嘿然則為許可慧

力所及至言不煩吾取茲錄或有會于斯
友人曹蓋之視舌于妻慮將不掉防逸在
駟效翕于箕謀莒而得之意伐衛而動于
色其宗慧戒狂有味乎其旨遠矣談者以
瓦間青蓮為聽法華舌本白強何闕道德
余每為橋而不能下咋而不自堅矣釋海
運從而笑曰子尚執塵見未能清淨六根
請斷子舌能復出此敘不
萬曆乙卯朱明朔日

里社潘之恒撰



舌華錄凡例

一所採諸書惟取語不取事即語涉鄙俚不甚佳者亦棄去此舌華本義

一所取在倉卒口談不取往來郵筆以其乃筆華非舌華即有佳者不錄

一異鹿長叅定後經袁小修評點其中分類有小出入者袁已筆端拈出今仍不移一以見小修目力之高一以不傷鹿長前意

一採古人書不敢一字增損唯近書有不成語者小有改易蓋吾改語不改事罪之者庶可不甚一書中採者人皆可考但耳中所聞之語說之者常濫聽之者常謬以濫復謬其中不無一二差移讀之者或可見宥

一古今書集如牛毛天下語言如蚊響以此小帙遂名舌華是以蠹指海耳蓋所取在一索之書所聞在一隅之口同志者不妨重廣

古華錄所採書目

世說新語

史記

漢書

唐書

晉書

莊子

宋書

十六國春秋

何氏語林

南北史

唐語林

唐世說

逸民錄

國史補

見聞錄

本事詩

硯箋

朝野僉載

婆娑園語

資談錄

談賓錄

稽神錄

明世說

雪濤小書

夷堅志

四部叢

六語

羸藤三扎

坡仙集

羯鼓錄



南齊記

唐會要

談數

耳談

李氏焚書

韓子

晏子

左傳

嘉話錄

蘇米談史

陸樹聲藁

伽藍記

初潭集

開元天寶遺事

東軒筆錄

閒窗括異

青箱雜記

山谷集

酉陽雜俎

長者言

書斷

大唐新語

笑林

顏氏家訓

太函集

東坡外藁

御史臺

續笑林

啟顏錄

唐雜記

商芸小說

閩川多士傳

渚宮舊事

清波雜誌

皇明通紀

松窗括異

容齋隨筆

盧氏雜說

開天傳信記

撫言

小名銘

獨異志

雲溪友議

北夢瑣言

因話錄

玉泉子

樂善錄

蠡海集

泊宅編

避暑錄話

游宦紀聞

夢溪筆談

建文書法

墨莊漫錄

東坡志林

澠水燕談

艾子

冷齋夜話

歸田錄

石林燕語

松窗雜錄

玉堂閒話

妖亂志

三國志

貧士錄

侍兒錄

五語

甲秀園藁

自得語

古華錄目錄

卷之一

慧語第一

名語第二

卷之二

豪語第三

狂語第四

傲語第五

卷之三

冷語第六

諧語第七

卷之四

詭語第八

卷之五

清語第九

韻語第十

卷之六

俊語第十一

諷語第十二

卷之七

譏語第十三

憤語第十四

卷之八

辯語第十五

穎語第十六

卷之九

澆語第十七

悽語第十八

舌華錄卷之一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叅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慧語第一

吳苑曰。佛氏戒定慧三等結習。慧為了語。慧之義不大乎。慧之在舌機也。有狂智之別焉。狂之不別有智。如智之不識有狂也。是智者智。而狂者亦智。兩而別之。則金粟如來氏矣。如來氏取法。一芥可以言須彌。刹那可以稱萬劫。其中倒拈順舉。無不中道。即智者不自知。而狂者能耶。乃次慧語第一。

王元澤數歲時。客有以一麀一鹿同籠以獻。客問元澤。何者是麀。何者是鹿。元澤實未識。良久對曰。麀邊者是鹿。鹿邊者是麀。客大奇之。

蘇東坡一日退朝。食罷。捫腹徐行。顧謂侍兒曰。汝輩且道是中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為然。又一婢曰。滿腹都是機械。坡亦未以為當。至朝雲乃曰。學士一肚皮不合時宜。坡捧腹大笑。

龐安聾而穎悟。人與之言。以指畫字。不盡數字。輒了人意。蘇東坡戲之曰。余以手為口。爾以眼為耳。皆一時異人也。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一日與至寺中。見泥洹佛像。弟子有泣者。不泣者。和以

問二孫。玄之謂彼親故泣。彼不親故不泣。數曰不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楊德祖為主簿。時操既平漢中。欲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操出教。唯曰：鷄肋。外曹莫能曉。德祖曰：夫鷄肋食之無所得。棄之殊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白外稱嚴。操果

回師。

隋吏部侍郎薛道衡嘗遊鍾山開善寺。謂小僧曰：金剛何為努目。菩薩何為低眉。小僧答曰：金剛努目。所以降伏衆魔。菩薩低眉。所以慈悲六道。

王侍中嘗因侍宴。高祖問羣臣：朕為有為無。侍中答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曰：月燈光。佛燈光。豈得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以為然。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樨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山谷悟服。

黃子琰少即辯慧。建和中嘗日食。京師不見子琰。祖太尉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太尉思其對。未知所況。子琰年七歲。時在側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

薛西源性好施。嘗脫絲襖施貧者。或曰：安得人人而濟之。薛曰：吾為見者贈耳。

熊際華曰：夢以昨日為前身。可以今夕為來世。

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黃潤時年十歲。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從。對曰：父去日益老。

兒去曰益長官異可從之。

陸氏兄弟遊龍潭寺。見一暗室。弟曰。是黑暗地獄。兄曰。是彼極樂世界。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之功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方難為弟。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嬉。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當更明耶。徐曰。不然。譬如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明。

孔融被收。中外惶怖。時融兒大者九歲。小者八歲。一兒故琢釘戲。了無遽容。融謂使者曰。冀罪止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

中朝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答曰。來病君子所。以為瘧。

庾公常入佛圖。見卧佛。曰。此子疲於津梁。

庾法暢從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瞑不臨。左右啟。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有。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清流渾於惠風

范甯作豫章八日請佛有板衆僧疑之或欲作答有小沙彌在坐末曰世尊默然則為許可舉衆從其義

江夏馮京知弭州謂王平甫曰弭州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為上王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衛玠總角時問樂令夢樂云是想衛曰形神所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云因也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麩噉鐵杵皆無想無因故也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於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諸人莫有言者劉尹答曰譬如寫水着地正自縱橫流漫略無正方圓者

人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矢穢殷曰官本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汚時以為名通

司馬太傅問謝車騎惠子其書五車何以無一言入玄謝曰故當是其妙處不傳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澤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之

楚人得之又何求焉

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李樹多子折枝諸兒競走取之唯戎不動答曰樹在道邊而多

子。此必苦學。取之果然。

曹公少時見喬玄。玄謂之曰。天下方亂。羣雄虎爭。撥而理之。非君乎。然君實是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姦賊。

晉明帝數歲。坐元帝膝上。因問長安何如。曰。遠。答曰。日遠。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元帝異之。明日集羣臣宴會。告以此意。更重問之。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爾何故異。昨日之言耶。答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

韓康伯年數歲。家酷貧。至大寒。止得襦。母殷夫人自成之。令康伯捉熨斗。謂康伯曰。且着襦。尋復作禪。兒曰。已足。不須作禪也。母問其故。答曰。火在熨斗中。而柄熱。

陳眉公曰。武林西湖。有花朝而無月夜。有紅粉而無佳人。於此不無少恨。吳鹿長聞之曰。既有此西湖。不得不有此缺限。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室空。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傍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陳繼儒曰。有人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也。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居士。昔赴登聞。戒公迂之。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行速不及也。戒公起曰。這着是。博浮圖耶。坡曰。有縫奈何。曰。若無縫。爭容得世間螻蟻。

郝公琰曰。忠臣孝子。無非鍾情之至。

後魏陸馥謂子琇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嫡長。承襲家業。吾今年老。屬汝幼童。詎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關力。何患童稚。

鄭翰卿曰。世未有憐才而不好色者。好色憐才。總歸一致。

管輅年七歲。與隣里小兒戲。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語言不常。父母禁之。答曰。家鷄野鵲。尚知天時。况人手。

賈思道至性謙和。遇士大夫。雖在街道。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曰。衰至使驕。何常有。

霍王元軌臨徐州。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或問玄平。王之所長。玄平答以無長。人問其故。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

黃蘗祖師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念頭稍緩時。便宜莊誦一遍。

盧相邁不食鹽醋。同列問之。足下不食鹽醋。何堪。邁笑曰。足下食鹽醋。復又何堪。

陶侃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為恨。謝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人以為德音。

曇秀往惠州。見蘇東坡。將歸。坡云。山中人見公還。必求土物。何以應之。秀曰。鵝城清風。鶴嶺明月。人人送與。只恐他無着處。坡曰。不如將幾紙字去。每人與一紙。但向道。此是言法華。累頭有灾。

福。

王守仁初封新建伯。入朝謝戴冕服。有帛蔽耳。或戲曰。先生耳冷耶。王曰。是先生眼熱。

宋王旦被服質素。有人貨玉帶者。弟以稱佳。呈旦。旦命繫之。問曰。還見佳不。弟悟急還之。

李中谿無子。恒不樂。其友謂之曰。孔子不以伯魚傳。釋迦不以羅睺傳。老聃不以子宗傳。待嗣而

傳三教絕矣。

孫子荆欲云枕石漱流。誤曰。漱石枕流。王武子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陳眉公曰。人生莫如閒。太閒反生惡業。人生莫如清。太清反類俗情。

殷仲文勸宋武帝蓄妓。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蓄自解。帝曰。畏解故不蓄。

王詔之少家貧而好學。嘗三日絕糧。執卷不輟。家人諷之曰。困窮如此。何不耕。王答曰。我常自耕耳。

龐仲達為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授教。仲達到郡。先候之。棠不交言。但以薤一大鉢。水

一盃。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為僂。仲達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水者欲吾清。扶大鉢薤者。欲吾擊強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嘆息而還。

邢子才有書甚多。不甚警校。嘗謂人曰。讀書思之。便是一過。

將性中為給事。歸甚清介。忽駕小舟入城。遇潮落。舟不得進。二僕牽挽。將自刺船。大為他舟窘辱。

二僕厲聲曰。此事將給事。爾無橫也。蔣不欲人知。笑謂曰。渠豈為伊哄耶。

唐憲宗七歲。德宗抱置膝上。戲曰。汝是何人。乃在我懷中。對曰。是第三天子。

人餽魏武一杯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眾。眾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

一口也。

屠長卿曰。人常想病時。則塵心漸滅。人常想死時。則道念自生。

丘長孺貸質於袁中郎。袁乃解所繫帶投之。丘有難色。袁笑曰。爾無求我。我無求帶。爾求雅人。我

求俗物。爾如何現我面皮。

劉忠宣致政。自為壽藏。記取其平生履歷刻之石。人曰。後人為公可也。公曰。恐後人誣我以美名。

倘鬼趣異。人豈不怒耶。

唐六如畫精極。尤佞佛。有詩曰。閒來寫幅青山賣。不使人間作業錢。吳鹿長指詩笑曰。問六如何

處買來。

屠長卿曰。撻死屍不痛。箇中痛者。便非形骸。

趙大周在京師。何吉陽問曰。大周近來何故不講學。大周曰。不講。吉陽又問曰。不講何以成就。大

周曰。不講便成就。

吳因之曰。造謗者甚忙。受謗者甚閒。

李崢峒作詩。一句不工。即棄去不錄。何大復深惜之。李曰。自家物終久還來。

朱勅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况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勅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後勃果劣援。

楊奇為侍中漢靈帝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

方司徒定之不好觀劇戲曰塗面帶鬚一悲使人墮淚一喜使人解頤此輩本假世人惑真李卓吾謂狀中丞曰世人白晝寐語公以寐中作白晝語可謂常惺惺矣。

宋元祐間黃秦諸君子在館暇日觀山谷出李龍眠所作賢已圖博奕擲菹之儔咸列焉博者六人方據一局投送盆中五皆六而一猶旋轉不已一人俯盆疾呼旁觀皆變色起力纖濃態度曲盡其妙相與歡賞以為卓絕適東坡從外來睨之曰李龍眠天下士顧效閩人語耶眾賢怪請其故坡曰四海語音言六皆合口惟閩音則張口今盆中皆六一猶未定法當呼六而疾呼者乃張口也龍眠聞之亦笑而服。

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祭仲壻反殺之女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

桓宣武帝謂孟萬年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

吳鹿長奉齋惟飲酒挾姬雜茹五辛諸菜人或風之曰既奉戒何得又食五辛吳答曰未聞鷄毛與鷄舌同聲。

趙母嫁女。臨嫁教之曰：慎勿為好，女曰：不為好，可為惡乎？母曰：好尚不可為，况惡乎？

鍾士季，麗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於時賢俊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顧曰：漸入佳境。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薄收拾不住耳。荆公欣然嘆服。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我知之濠上也。

孟敏嘗至市，負甕，荷擔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郭林宗，見而異之，因問曰：壞甕可惜，何以不顧？孟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子厚坦腹臥，適子瞻自外來。子厚摩其腹以問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元豐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東坡夢數吏人持紙一幅，其上通云：請祭春牛文。東坡取筆。

疾書其上云。三陽既至。庶草將興。爰出土牛。以戒農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途。成毀須臾之間。誰為喜愠。吏微笑曰。此兩句當有怒者。傍一吏云。不妨。此是喚醒他。

陳眉公曰。閉門即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明道伊川兄弟同赴一席。頗見坐中妓。即拂衣去。獨明道與飲。盡歡。明日明道過伊川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昨日日本有心上却無。今日本無心上却有。

馮具區同潘景升遊白巖。潘指壁上惡書。攢眉曰。山受苦如此。馮曰。既作此山。不應辭苦。中一同行者問曰。山苦耶。公苦耶。公曰。吾苦耳。

陳孝廉琮。撰別墅於邑北之壘壘地。或造陳顰蹙曰。目中日日見此。定不樂。陳曰。日日見此。不敢不樂。

我太祖祀歷代帝王廟。才舉爵。見元世祖像。淚出。太祖笑曰。我得中原之所固有。爾失漠北之所本無。復何憾。像淚尋止。

一士從王陽明學。初聞良知不解。卒然起問曰。良知何物。黑耶。白耶。羣弟子啞然失笑。士慚而赧。先生徐曰。良知非白非黑。其色正赤。

潘景升家富鉅萬。皆為客盡。其弟輩皆風之曰。吾兄如此。除是銀山。裁得相副。其第四弟稚恭笑曰。銀山何能濟。除是銀水耳。

郭進治第方成。聚族人賓。客落之下。至土木之工。皆與筵設。諸工之坐於東廡。人咸曰。諸子安得

與諸工齒。進指諸工曰：此造宅者。又指諸子曰：此賣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

吳給事女敏慧。後歸陳子朝。陳惑一妾。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葉丞相衡。罷歸金華。日與布衣友還往。公忽染疾。不懌。謂客曰：某且死。不知死後佳不。客答曰：佳甚。公問何以知。客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當逃歸耳。

徐月英。唐江淮間名娼也。有徐公子者。寵一營妓。死而焚之。月英送葬。謂徐曰：此娘平生風流。殤猶帶綵。

名語第二

吳苑曰：名者銘也。所謂不磨之語。以垂則後世。非含仁噉義之口不能道。然垂世之法。宜經不宜權。此可以勵常姿。不可以籠上智。是世間一種攻補至藥。第於慧小差。次名語第二。

蘇瓊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不。答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檇櫟。

韋賈子璿行隨州刺史。因疾物故。凶問至。家人相對悲慟。而賈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

龐公隱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市。荊州刺史劉表往候之。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劉不能屈。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朱不應乏教。富越不聞被箠。

吳鹿長與諸友閒談天下名士。及某某等。吳曰：雲間陳眉公，以藝藏道。吾敬其道。毘陵劉少白，以道藏藝。吾敬其藝。天下名士，不難於知顯，而難於知隱。或笑曰：如沙宛在，以慧藏痴。人愛其慧，君愛其痴，是亦一道也。吳亦肯服。

西山先生問傅景仁以作文之法。傅云：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西山由此務讀。

張湛舍室修整，雖遇妻子如嚴君。人謂湛詐善耳。湛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何傷乎？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里。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為主。母曰：不可。自我為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日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

王黃門兄弟三人俱詣謝公。子猷子重多說俗事，子敬寒溫而已。坐客問謝公，向三賢孰愈。謝公曰：小者最勝。客曰：何以知之。謝公曰：吉人之辭寡。

庾公為護軍，屬桓廷尉覓一佳吏。乃經年，桓公遇見徐寧而知之。遂致於庾公曰：人所應有，其不必有。人所應無，已不必無。真海岱清士。

司馬公與子瞻論茶墨俱香。云：茶與墨，二者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輕。茶欲新，墨欲陳。

陳眉公曰：放得俗人心下，方可為丈夫。放得丈夫心下，方名為仙佛。放得仙佛心下，方名為得道。陳眉公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

劉禹錫曰：李龍拔彈，其人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轆，良馬須逸鞵泛駕。然後能負重致。

遠大童稚不竒不慧必非異器。

吳苑曰清雅之士非不佳嫌其太矯。麁狂之士非不惡喜其露真若使清而不矯真而不麁非惟越俗名流實是世間能士。

范忠宣公親族間子弟有請教於公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

魯宗道為諭德往往易服微行飲於酒肆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反復於肆間得之與公謀曰上若怪公來遽當託何事公曰但以實告使者曰然則恐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之大罪使者嘆服。

李文靖公沆為相沆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為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耳。馬援落魄隴漢間常謂賓客曰大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

陳仲微云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船可以載天下之狠士而不可陸沉天下之英雄。

項羽入關後謂人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着錦衣夜行耳。

唐李邕為左拾遺俄而御史中丞宋璟奏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應曰璟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解既出或謂曰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邕曰不顧不狂其名不張。

屠緯真曰荆扉纔杜便逢客過掃門飯籬一空輒有人求舉萬事從來是命一毫夫豈由人。

高逞為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問曰：前輩皆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蓋寬鏡曰：富貴如傳舍。惟謹慎可得久居。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嘗督耕雨中。告人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困之息之。息之困之。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為好人。不願爾輩為好官。

虞謙為大理卿。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人曰：彼無憾我無憾矣。

楊震為涿州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王湛薦神嵩於河南尹田歆。謂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湛曰：山澤未必有異士。異士未必在山澤。

漢明帝謂東平王蒼曰：天下何事為樂。對曰：為善最樂。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馬援初處田牧間。至有牛馬羊數千頭。穀數萬斛。既而嘆曰：凡值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則守錢虜耳。

陳眉公曰：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毋使王公厭其不去。

薛道衡聘陳。作人日詩云：入春才七日。離家已二年。南人嗤曰：是底言。誰謂此虜解作詩。及云人歸落鴈後。思發在花前。乃喜曰：名下固無虛士。

閔文休狂放嗜酒。素不喜與道學場。人有強之者。則曰。吟詩劣於講學。罵座惡於足恭。兩而揆之。寧為薄行狂夫。不作厚顏君子。

衛玠為性通恕。常自戒曰。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歐陽文忠公嘗言曰。觀人題壁。便識文章。

齊王晞為孝昭待遇甚厚。而晞每自跣退。謂人曰。非不愛熱官。但思其爛熟耳。

謝玄暉好獎人才。會稽孔閎。龐有文章。未為時人所知。孔稚圭常令草讓表。以示玄暉。玄暉嗟嘆良久。自折簡寫之。語稚圭曰。是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

陸慧曉為晉熙王長史。寮佐造見。必起送之。或語云。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盧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

唐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有功答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許子將常到潁州。多長者之遊。唯不詣陳仲弓。又陳仲舉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至。或問其故。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

齊太祖奇愛張思光。時與欵接。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耳。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陳眉公曰。小兒輩不當以世事分讀書。當令以讀書通世事。

陳眉公曰。做秀才如處子。要怕人。既入仕如媳婦。要養人。歸林下如阿婆。要教人。

胡居仁家貧甚。鷄衣簞食。尚不繼。或為之慮。胡曰。身已閤義。屋已閤書。大處足矣。不必瑣求。

邵文莊云。寧為真士夫。不為假道學。

都維明博學多藝。務為韜晦。乘興畫一梅。尋悔曰。有一能即蔽一能。

梁王趙玉。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陳眉公曰。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陳眉公曰。看中人。看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羅遠遊曰。大豪傑用心。思處難知。怨處易指。瑣瑣君子。行藏反是。

陳繼儒曰。勢在則羣蟻聚。勢去則飽鷹颺。漢悠悠濁世。今古皆然。有識之士。不必露徐偃之剛腸。但請拭叔度之冷眼。

費文憲公云。觀書當如酷吏斷獄。用意深刻。而後能日知其所無。記書當如勇將決勝。焚舟沉甌。而後能月無忘其所能。

南楊在內閣。其子來京師。所過州縣。無不餽遺。惟江陵令范理不為禮。公異之。薦為德安守。或勸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太守為朝廷捧命。一楊一范。私面何關。

陳繼儒曰。待富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人不難。有恩而又難。有禮。

吳燕孺曰。鬚眉之士在世。寧使鄉里小兒怒罵。不當使鄉里小兒見憐。

潘訥叔雖輕諾少恒。於友道實篤。或有受潘大恩不能報。反謗之者。人風潘曰。君非聖人。安得以平報怨。潘曰不然。吾安肯以憐人既錯之目。復睨此自媿欲死之人。聞者嘆服。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句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豪語第三

吳苑曰。聖人盡而豪士出。聖人具德。豪士具才。此大略言也。蓋世間才士。未有不豪者。五官六府。皆奇英之所灌溉。每端一息。吐一語。幾塞天地。雖過之者不無七八。而副之者亦有二三。故聖人既隱之後。不如此輩之強且幹也。况志一不成。即視身如芥。慷慨之語。何其壯哉。嗟乎。波流宇宙。豈能少此輩乎。乃次豪語第三。

荀中即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雖未觀三山。便自使人有凌雲意。若秦漢之君。必當褰裳濡足。桓溫讀高士傳。至於陵仲子。便擲去曰。誰能作此溪刻自處。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嬉見顏淵像而嘆曰。若與同升孔堂。何必去人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胡總制宗憲讀漢書。至終軍請纓事。起叫曰。男兒雙足。當從此處挿入。其他皆狼藉耳。

趙溫子柔京兆人。為郡丞。嘆曰。大丈夫當為雄飛。焉能雌伏。遂棄官去。

儀真王維寧。善詩賦。草書尤精絕。家貲鉅萬。性豪侈。嗜酒。每日宴客。續至者常增數席。人或勸其後計。王曰。丈夫在世。當用財。豈為財用。及業盡。不能自存。猶好酒不已。人又勸其耕硯。可以自

給曰吾學書豈為口耶。一日無酒不能耐。出步江上。見落日射水。鱗鱗大喜。曰。此中有佳處。龍宮貝闕。或可樂吾也。遂躍入死焉。

藝祖將北征。京師喧言。欲立檢點為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詢詢。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廚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不當自決。乃來家。恐怖婦女耶。

楊纂每云。丈夫富貴。何必故鄉。以妻子經懷。豈不沮人雄志。

宗少文問姪慤曰。君志何若。慤對曰。願乘長風。破萬里巨浪。

石崇每要客宴。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導與大將軍敦嘗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於沉醉。每至大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第四姬奉酒。形色戰恐。尚不飲如故。丞相讓之。大將軍曰。彼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

胡總制駐軍海上。觀海波洶湧。曠然自得。忽雲盡山出。蹙蹙呼曰。宇宙已自局人。又何用彼山。挽此萬里長浪。

稽中散燈下彈琴。有一人入其室。初時猶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不復似人。稽熟視良久。乃吹滅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范曄初入獄。意便死。及上窮治其獄。遂經一白晷。更有生望。謝綜與□熙亦同事。笑曰。詹事在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為一世之雄。乃擾攘畏死。乃爾耶。

李太白登華山落鴈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間。可通帝座。恨不攜謝眺驚人語來。搔首問青天耳。

澹臺子羽齋千金文壁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壁於河。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嘆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飭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

荀濟負氣，每謂人曰：會稽上磨黑作徽文。

王融行過朱雀航，聞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豈可無七尺，車前豈可無八驕。

朱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堂，踴躍用兵。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捨書嘆曰：大丈夫當如是，會為國滅賊，以助功名，安能區區事硯乎。

梁曹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鵝鷓鳴。平澤中逐麋，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端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邑邑使人氣盡。

灌夫罵李賢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乃效兒女曹咕嗶耳語。

秦始皇遊會稽，渡錢塘，項梁與籍同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燕王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智足以取之。

魏武帝曰。寧使我負天下人。無使天下人負我。

我太祖高皇帝親祀歷代帝王廟。各獻爵畢。獨於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而有天下。比他人不同。特增一爵。

杜伏威為陳稜偏裨。射中額。伏威怒曰。不殺射我者。終不拔此箭。由是奮擊而入。獲所射者。祖迥渡江中流。望而嘆曰。不澄清中原。不復渡此。

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年十六。呵叱而前。當不能禁止。歸言於母曰。不探虎穴。焉得虎子。

唐莊宗臨斬劉守光。守光悲泣哀祈不已。其二妻李氏祝氏譙之曰。事已如此。生復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

鄧文昌富貴後。打金蓮花杯。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當酬平生不足也。

漢高祖嘗遊咸陽。縱觀秦始皇。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王敬則戲之為褚彥回。彥回文士。故反戲之。敬兒曰。我馬上得之。不解作華林閣勳。

陳蕃嘗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何事一室乎。

宋海翁才高嗜酒。側睨當世。忽乘醉泛舟海上。仰笑曰。吾七尺軀。豈世間凡土所能貯。合當以大海葬之耳。遂按波而入。

班超家貧。常為官傭書。以供養其母。久勞苦。嘗輟業投筆嘆曰。丈夫無他志略。猶當效傅介子張

竊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左右皆笑之超曰小子安知壯士哉

馬援將軍還將至故人多迎勞之平陵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謂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牀上在兒女子手中耶

終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與軍繡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繡而去

楊子雲曰雕蟲刻篆壯夫不為也

毛澄七歲善屬對姻戚長老喜之者贈以金錢受歸即擲之曰吾猶薄蘇秦斗大安事此鄧通磨磨時人竒之

項羽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季父梁怒之羽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竒其意教以兵法

項王饗沛公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項王目之問為誰張良曰沛公叅乘樊噲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王曰能復飲乎噲曰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

項籍與漢高相拒項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耳願與王一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為也

狂語第四

吳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人尚取之。而况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已虛若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其用志不過欲與霄漢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已有愈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次狂語第四。

袁淑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曰。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

齊黃門郎吳興沈昭略。侍中文叔之子。性狂俊。使酒任氣。朝士常憚而容之。嘗醉負杖至蕪湖苑。遇瑯琊王約。張目視之曰。汝王約耶。何肥而癡。約曰。汝是沈昭略耶。何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又勝肥。狂又勝癡矣。

曾子固為中書舍人。嘗白事都堂。時章子厚為門下侍郎。謂之曰。向見舍人賀明堂禮成表。天下奇作。子固一無所辭。但復問曰。比班固典引何如。

王儉與王敬則同拜三公。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譽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與韓非同傳。

桑民懌好為大言。時銓次古人。以孟軻自况。何傳問翰林文令為誰。曰。虛無人。舉天桑民懌。其次祝允明。又其次羅圯。

桑悅調柳州倅。不欲赴。人問之。輒曰。宗元小生。擅此州名。吾一旦往掩其上。不安耳。

上饒婁諒過姑蘇。泊舟楓橋。因和唐人詩。有獨起占星夜不眠之句。問客曰。我一起行。天象應動。

君能見不。

袁中郎同陶石簣遊鑑湖。袁謂陶曰。爾狂不如李真。飲酒不如李真。獨兩眼差同耳。陶問故。袁曰。李真識謫仙。爾識袁中郎。

王仲祖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卿更長進。劉曰。卿仰看耶。王問其故。劉曰。不爾。何由測天之高也。

王中郎坦之年少。江虜為僕射領選。欲擬之為尚書郎。有語王者。王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擬我也。坦之自負為第一流人。

桓公少與殷侯齊名。常有競心。桓問殷卿何如我。殷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

桓大司馬下都。問真長曰。聞會稽王語。奇進爾耶。劉曰。極進。然故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復是誰。劉曰。正是我輩耳。

殷洪橋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沉。浮者浮。殷洪橋安作置書陸。

梁公公實薦一士於李公子鱗。士者欲以啖公曰。吾有長生術。不惜為公授。曰。吾名在天地間。只恐盛着不了。安用長生。士者慙而止。

郝公球好吟。每得一妙句。輒躍起大叫。謂人曰。書言文武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五百歲。而有孟軻。詩道亦然。曹劉五百歲。而有李杜。李杜五百歲。而有者非郝耶。袁中郎笑而問曰。我非李老。

君能自退藏以讓尼父擅名也

張伯玉過姑孰見李太白十韻嘆美久之周流泉石間後見一水清澈詢地人曰此水名明月泉
公曰太白不留此題將留以待我也

徐文長為胡總制公客有一將士病瘧恐胡公督練急乃轉求寬於徐徐曰君正當求我不當求
胡令將士急磨墨取筆書舊作詩一首付之曰君可謹佩百鬼自不敢來

王仲祖有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文開那生如馨兒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
王寃既歸越常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寃為妄寃曰妄人非我誰當為妄哉

王鳳洲與李于鱗燕論常以己與古人相况李謂王曰天生神物必當有對有孔仲尼自有左丘
明王瞪目不色受李復曰有李老君也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材能曰峻得臣筆測得臣文真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之曰誰得
卿狂曰其狂不可及

袁叔見謝莊赤鸚鵡賦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樂謂樂毅耶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畫無鹽
以唐突西子

習鑿齒嘗造道安談論自贊曰四海習鑿齒安應聲曰彌天釋道安

宗子相才高，雄視一時。嘗謂同社曰：朝廷若無我輩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山，而仁獸化為
檣杵。

齊高帝嘗與王僧虔賭書畢，帝曰：誰為第一？僧虔對曰：臣書人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帝笑
曰：卿可謂善自謀也。

瑯琊王僧虔博通經史，兼善草隸。太祖謂虔曰：我書何如卿？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三。陛下草書
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二。陛下無第一。上大笑曰：卿善為辭也。然天下有通，丘不與易也。

郝公琰才高，語放。嘗謂人曰：吾一懋時則讀曹蓋之詩，可以消之；次則袁小修，再次則讀吾詩耳。
下此反增其懋。

慕容儼少見潘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儼揚袂曰：吾狀貌如此，望人拜，豈能拜人。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
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擊劉乘以謀誅蕭道成

謝胡兒語庾季道：諸人莫敢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若文度來，我以徧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溫彥博為吏部侍郎，有選人裴略被放，乃自贊於彥博，稱解白嘲。彥博即令嘲廳前叢竹，略曰：竹

冬月不肯凋，夏月不肯熱，肚皮不能容國士，皮外何勞生枝節。又令嘲屏牆，略曰：高下八九尺，
東西六七步。突兀當廳坐，幾許遮賢路。彥博曰：此語似傷博，略曰：即扳公肋，何止傷膊。博慚而

與官。

李于鱗少厭薄訓詁學古文詞衆不曉何語咸指于鱗狂生李曰吾而不狂誰當狂者。

薛西原應試行至長灣叱曰薛公至此河伯敢爾無獻須臾大魚躍入舟公剖擊拉隣船食之曰薛先生不辭天祿且為散諸隣也。

王冕嘗大雪中赤脚獨上潛嶽峰四顧大呼曰白玉峰前度仙客合無陪人。

桑民澤曰聖人之道自文武而傳之孔子孔子而傳之我。

鄭翰卿遊海上見一老翁觀海自語曰世間能有物填此乎曰不能也鄭從旁撫老人背曰惟吾異日名可填此耳。

沈嘉則遊金陵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人爭誦不已沈向人語曰我天上歲星也。

吳正子曰郝公琰之枯曹蓋之之麓此天之東南地之西北吾與二君交實是女媧石衛精鳥靈壁劉人龍性豪邁不耐家居每挾貲而遊遊則必盡貲不能歸而後已妻子常備貲覓之於江

淮間謂曰君困遊非一也何自告如是劉曰卿看此劉郎豈靈壁常有耶。

王丞相枕周伯仁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郝公琰謂吳正子曰近世不惟憐才者無有即忌才者亦不再生使世有曹老瞞楊阿麼在郝瘦頭顱已久作草際塵耳吳笑曰若使我與君同遇當庇君算一籌。

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滂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或曰：宜稍溫習。振曰：豈有三十年為老娘，而倒繙孩兒者乎？張思光為中書郎，嘗嘆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思光善草隸，太祖嘗謂曰：卿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米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

會稽徐渭，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以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渭真長者哉。

桑民澤會試既畢，自喜必中，乃於卷後畫一station，因擊桌曰：此回定坐官船矣。竟以違式貼出。傲語第五

吳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寧傲不寧媚。則傲之為偏德也審矣。次傲語第五。

宗測代居江陵，不應招辟。驃騎將軍豫章王嶷請為參軍，答曰：何得謬傷海鳧，橫斤山木。孔拯侍郎為遺補時，嘗朝回，值雨而無雨備，乃於人家廡下避之。過食時，雨益甚，拯向其家叟求雨具。叟答曰：某閒居不預人事，寒暑風雨未嘗言也。置此又安施乎。

九山散樵，浪跡俗間，徜徉自肆。遇山水佳處，盤礴箕踞，四顧無人，則剽然長嘯，聲振林木。有客造

榻與語對曰。余方游華胥接羲皇。未暇理君語。客去留蕭然。不以為意。

司徒霸與嚴光素舊。欲屈到霸所。語言遣使西曹屬侯子道奉書。光不起。於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知。今為三公。小差不。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痴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痴。是非痴耶。天子徵我。三尚不見。况人臣乎。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柏之志猶存。

孫子荆為石苞驃騎參軍。孫負其才氣。初至不拜。但長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廷陳從翰林出知裕州。傲甚。臺省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不宜如此。王怒曰。我揖我辱死。彼受彼愧死。一言而傷二命。此人不良。終身絕之。

僧貫休。婺州蘭谿人。錢鏐自稱吳越國王。休以詩投獻。內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鏐諭改為四十州。乃可相見。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聞雲孤鶴。何天而不可飛。遂去而入蜀。

王子猷作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陳道林在西岸。都下諸人共要至牛渚會。陳理既佳。人欲共言折。陳以如意拄頰。望鷄籠山。嘆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鍾毓兄弟初欲交夏侯玄。玄以鍾志趣不同。不與之交。及玄被桎梏。時毓為廷尉。會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形餘之人。未敢聞命。

戴安道少有高名。武陵王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安道就使者前。打破琴曰。戴安道安能為王侯伶人。

下士蔚弱冠時為上虞令。甚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顛以令長裁之。士蔚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幘耳。今已投之。遂拂衣去。

郭元瑜少為拔俗之韻。張天錫遣使備禮致之。元瑜指翔鴻示使人曰。此鳥安可籠哉。王孟端夜泛舟。聞簫聲清亮。移舟就之。乘興寫竹石一幅相贈。明日吹簫人來訪。具幣以乞配幅。

王曰。吾畫消聲耳。君不得逆求。孫太初寓居武林。費文憲罷相歸。訪之。值其晝寢。孫故卧不起。久之乃出。又了不謝。送及門。第矯首東望曰。海上碧雲起。直接赤城。大奇大奇。文憲出謂御者曰。吾一生未嘗見此人。

盧山人桀初囚瀆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銀鑄桎梏。猶然拘繫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盧坐置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階前。以客當居上座。遂據上坐之。

李谷坪謫驛丞。上司過者只一揖。代巡以同年招之。使側坐。李曰。驛丞安敢望坐。同年不敢居傍。遂拂衣去。

陶淵明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東帶見。淵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也。

遂解印逃去。

申屠蟠性高傲。善談論。莫有及者。唯江南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耶。

吳正子窮居一室。門環流水。跨木而度。度畢即抽之。人問其故。笑曰。土舟淺小。恐不勝富貴人來踏耳。

古華錄卷之三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冷語第六

吳苑曰。冷者暖之反。春風至為暖。暖則散色為花。散香為氣。有目有鼻者。莫不覩不嗅焉。冷則為藥。為蕊。色香雖具。即鼻通目明者。了不能得。是冷者非含藏之義乎。故水冷則結。雲冷則凝。一結一凝。皆含藏之義。次冷語第六。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為史臣之妾。劇秦美新之作。亦後人所誣。蘇曰。軾亦疑一事。荆公曰。疑何事。蘇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不聞者。莫不掩口而笑。

武林張卿子有野花詩十首。佳極。盛傳一時。人目之曰張野花。卿子善病。常數年不出戶。面孔黃瘦。人復有見之者曰。是野花張也。

唐中書令王鐸。文儒出鎮渚宮。為都統。以禦黃巢。攜姬妾赴鎮。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請曰。不如降黃巢。

宰相王嶼好與人作碑誌。有送潤毫者。誤扣石丞相王維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

桓靈寶征殷仲堪。道出廬山。因詣遠公。語次及征討之意。遠不答。又問以見願。遠答曰。願檀越安穩。使彼亦復無他。桓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此人。

孔君魚為姑臧長清儉逼下有譏之者答曰奮自處脂膏不能自潤。

王右軍少重患。一二年輒發動。後答許椽詩。忽復惡中。得二十字云。取觀仁智樂。寄暢山水陰。清冷澗下瀨。歷落松竹林。既醒左右誦之。誦竟。右軍嘆曰。癩何預盛德事耶。

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丞相方貶雷州。子瞻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耶。坡曰。遂中遇章子厚。乃回返耳。

韓康公絳謝事後。自穎入京。以上元至十六日。私第會從官九人。皆門生故吏。一時名德。如傅欽之。胡寬夫。錢穆父。蘇東坡。劉貢父。顧子敦。皆在坐。出家妓十餘人。中譙有新寵魯生者。舞罷為遊蜂所螫。公意不喜。久之呼出。以白團扇從東坡乞詩。坡書一絕。窗搖細浪魚吹目。手弄黃花涼透衣。不覺春風吹酒醒。空過明月伴人歸。上句記其姓。下句記其事。康公大笑。坡曰。但恐他姬廝賴耳。

蘇公一日與溫公論事。坡偶不合。曰。相公此論。故為螿廝踢。溫公不解。曰。螿安能廝踢。坡曰。是之謂螿廝踢。

蘇子瞻與章子厚同遊南山諸寺。寺有山魃為祟。客不敢宿。子厚獨宿。山魃不敢出。招遊仙潭。下臨絕壁。岸甚狹。橫木如橋。子厚推子瞻過潭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過之。用索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曰。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也。

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痴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喚他宰相。

范忠宣謫永州。夫人不如意。輒罵章惇。舟過橘州。大風雨。船破。僅得及岸。正平持蓋。公自負夫人。以登燈衣民舍。公顧曰。豈亦章惇所為耶。

謝康樂小時。使文藻艷逸。祖車騎甚奇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謂瑛不慧也。瑛那得不生靈運。

真宗既封。訪天下隱者。得杞人楊朴。上問有人作詩送卿不。朴言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即放回。蘇軾在湖州作詩。追赴詔獄。妻子見軾出門。皆哭。軾無以語之。但顧曰。子獨不能如楊朴之妻。作一詩送我乎。軾妻子不覺失笑。

東坡自海還。過惠州。州牧故出郊迎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其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攜酒饌。直至水次。送某登舟。執手涕泣而去。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相見。

歐陽季默常問東坡。魯直詩何處見好。東坡不答。但極口稱誦。季默云。如卧聽疎疎還密密。曉看整整復斜斜。豈是佳耶。坡云。正是佳處。

萬曆甲寅春。張卿子過新都。黃玄龍石嶺看梨花已半謝。玄龍曰。春老矣。奚不早來。卿子曰。余意正在悽涼。

汪南明架上牙籤數萬卷。客眈久之。謂曰。公能遍識耶。公曰。漢高取天下。屬意者關中耳。宋世祖至殷貴妃墓。謂羊志曰。卿等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羊即嗚咽甚哀。他日有問羊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羊曰。我自哭亡妻耳。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玉介甫改闕為關。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而笑曰。恐是怕他。

黃庭堅作艷語。人爭傳之。秀鐵面呵之曰。翰墨之妙。甘施於此乎。庭堅笑曰。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隲耳。

我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輪。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即起於大人乘輪之年。

陸樹聲請告。諸大老送之時。李己趙錦皆在坐。趙曰。陸公此行。使天下知朝廷有不愛爵祿之臣。李謂陸曰。公病愈乎。

一進士戲坐夏原吉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慙退。

洪武京城既完。上謂劉伯溫曰。城高如此。誰能踰之。對曰。人實不能。除是燕子耳。

王導末年畧不復省事。正封錄。諾之自嘆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

松江張進士美容姿。過吳門。訪范學憲。范奇醜。二人同步闔門。市中小兒無不隨觀。張謂范曰。為

我有也。范笑曰：還是看我。

會稽張狀元諸孫四五輩，皆不飲酒，善饋物。每至席所，箸下如林，必一盡乃止。沈曼長曰：張氏兄弟賦性奇哉。過饋不論美惡，只是喫。遇酒不論美惡，只是不喫。

謝公問王子敬：君書何如？君家尊答曰：固當不同。公曰：外人論殊不爾。王曰：外人那得知。

殷觀病困，看人政見半面。殷荆州與晉陽之甲往與觀別，涕零屬以消息所患。觀答曰：我病自當差。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桓問曰：卿何署？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牽馬來，似是馬曹。

張蒼梧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鑿來求詩。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鑿，置於其首。文鑿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癢，取下僕頭，無處頓放，見此師頭，聞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公大笑。

胡九韶家貧力耕，僅給衣食。每日向天揖曰：蒙賜清福，其妻笑曰：三餐苦菜和羹，此清福耶？胡搖手止曰：清福正在箇中。上天甚所秘惜，無得輕示與人。復顧其子曰：汝不得不傳。

王寅少喜子房策，故字曰仲房。後人有薦其贊畫者，寅曰：時晚矣，有赤松子不妨為子一免。

張靈嗜酒傲物，或造之者，張方坐萱棚下，舉杯自酬，目不少顧。其人含怒去，復過唐伯虎道，張所為，且怪之。伯虎笑曰：汝護我。

司馬德操。括囊謹。人有以人物質之者。初不辨其高下。每執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薇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方遜志。卧病絕糧。家人屢以告。方笑而言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甑無儲粟者。此時吾愁汝。曰。主翁亦所不免。豈我耶。曰。愁汝多告勞也。

謝公夫人。憚諸婢使在前作技。使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吏問。夫人云。恐傷盛德。

李元忠。雖居要任。惟飲酒自娛。不以物務干懷。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其子操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爾愛僕射。勸勿飲。

張士簡。嗜酒。踈脫。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斛還吳。失大半。士簡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士簡嘆曰。壯哉雀鼠。

溫公喜漫語。下令禮法自居。二人嘗至庾公許。大相刮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言。

宋相郊居政府。上元夜。在書院內讀周易。聞其弟學士。相點花燈。擁歌妓。醉飲達旦。翊日諭所親。令誚讓云。相公寄語學士。聞昨夜燒燈夜宴。窮極奢侈。不知記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學內。喫葷煮飯時。不學士笑曰。却須寄語相公。不知某年同某處喫葷煮飯。是為甚的。

司馬溫公。屢言汪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誥侍立殿。既歸。廣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何如。發曰。我只聽

得聖語云依卿所奏

楊大年與梁同翰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搖手曰。不要與。

巖子陵隱跡富春山。司徒霸遣使奉書。使者求報。巖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巖曰。買菜乎。

米芾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問曰。誠有不。徐曰。吾何常拜。乃揖之耳。

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王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

謝鳳子名超宗。謝莊子名朏。宋明帝召二人由鳳莊門入。超宗曰。君命也。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遂不入。

唐太宗之征遼。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為梯首者。城中矢石如雨。而竟無為先登者。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要是不解思量。太宗聞而欲罪之。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為精舍。竹樹環遶。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過。其人則遠。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曾未數年。為兩浙漕。一日語坐客。

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可不畏。聞人伯卿在坐末。趨前云。有買脫空胡默然。

馮公具區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捋髯良久曰。未記與黑周旋。

馮道和凝同在中書。一日和問馮曰。公靴新。價其值幾何。馮舉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

顧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詰責久之。馮徐舉其右足曰。此亦九百。

崔膺性狂。張建封愛其文。以為客。隨建封行營。夜中大叫驚軍。軍士皆怒。欲食其肉。建封藏之。明

日置宴。監軍曰。某有與尚書約。彼此不得相違。建封曰。唯。監軍曰。某有請。請崔膺。建封曰。如約。

逡巡。建封又曰。某有請。請崔膺。坐中大笑。得免。

王仲舒為郎官。與馬逢友善。每責逢曰。貧不可堪。何不求碑誌相救。逢曰。適見誰家走馬呼醫。吾

可待也。

朱忌過治五經。涉獵文史。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沈約戲語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趙宗儒為太常卿。贊郊廟之禮。罷相三十餘年。年七十六。眾論其精健。有常侍李益傍謂曰。趙乃

僕為東府時。所送進士也。

崔銑作南祭酒。罷歸。囊無江南一物。謂人曰。人言祭酒是金。我道祭酒如玉耳。

徐獻忠每見詩文之佳者。曰。此人肚內有丹。

羅汝鵬多髯。少年即白。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謂曰。公年尚未。何早白。乃爾。羅對曰。今日之來。不

得不如此。

唐姚南仲廉察陝郊。有客投刺云。李過庭者。南仲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姚覲作熟思曰。恐是李趨兒。

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政令多門。京尉由墨敕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臺。縣事多辦不。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懷貞曰。好者總在。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未親不鳴不躍者耳。

蘇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米元章在坐。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弟為顛。願質之子瞻。坡笑曰。吾從衆。

陸楚生遠。進士陸大成從堂叔大成發解南畿。頗有聲望。遠每對人呼大成舍姪。人多厭之。咸以為言。時王弇州在坐曰。實是遠阿叔。

潘長官嘗要蘇東坡。以坡不能飲。以醴設之。坡笑曰。此必錯煮水也。

諧語第七

吳范曰。語之次序。自慧名豪狂傲五種之下。不能細有標辨。以定安排。如冷之一義。有何關說。而居末語上耶。直以語之有致無致。順手拈錄之耳。若此之諧與謔。與後之諷與譏。此二種乃大同而小異。不得不有先後。故次諧語第七。

龍圖劉燁。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曰。湯滾也未。左右皆應曰。已滾。筠曰。僉曰。燁哉。燁應。

聲曰。吾與點也。

東坡侔。枕不勝杯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自枕侔為酒食地獄。其後袁淑侔。枕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跡。袁語所親曰。酒食地獄。今值歎空。

劉貢父鵬客。蘇子瞻有事欲起。劉以三果一藥調之曰。幸早裡且從容。坡答曰。奈這事須當歸。滿座大笑。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鶩。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大笑。

吳郡張融字思光。長史暢之子。常謁太祖於太極西堂。彌時方登。上笑曰。卿至何遲。答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王儉嘗集有才之士。累物而麗之。謂之麗事。自此始也。諸客皆窮。惟盧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花。簾白團扇。寫坐。簾執扇。意氣自得。林陵王搞後。至操筆便成。事既煥美。詞復華麗。搞乃命左右抽簾。掣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諸士大笑。

後魏高祖名子曰。恂。愉。悅。懌。崔光名子曰。勗。勗。勉。高祖謂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答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禮部尚書范陽盧愷。兼吏部。選達野客師為蘭州總管。客師辭曰。客師何罪。遣與突厥隔牆。愷曰。

突厥何處得有精。客師曰。肉為酥。冰為漿。穹廬為帳。毳為椅。

王元景嘗大醉。楊遵彥謂之曰。何太低昂。元景曰。黍熟頭低。麥熟頭昂。黍麥俱有。所以低昂矣。

張亢滑稽敏捷。有門客因會話。亢問曰。近日作賦乎。門客曰。近作坤厚載物賦。因自舉其破題曰。

與有大德。其名曰坤。亢答曰。奉續兩句。可移贈和尚。乃曰。非講經之座主。是傳法之沙門。

曹琰為郎中。嘗有僧以詩卷投獻。琰閱其首篇。登潤州甘露閣云。下觀楊子小。琰曰。何不道早吠。

狗兒肥。次又閱一篇送僧云。猿啼旅思悽。琰曰。何不道犬吠張三嫂。

涪翁嘗和東坡春菜詩云。公如端為苦笋歸。明日春衫誠可脫。蘇得詩戲語曰。吾固不愛做官。遂

直欲以苦笋硬差致仕。

東坡見一家有界尺筆槽而破者。向其主人曰。韓直木如棠。孤竹君無恙。但半面之交。忽然析事

矣。主人笑倒。

劉燁嘗與劉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曰。君馬何遲。筠曰。只為五更三燁。曰。何不與他七上

八言點蹄。則下馬行也。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

勝。問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器之乃悟。

柳耆卿蘇長公各以填詞名。而二家不同。東坡問一優人曰。我詞何如柳學士。優曰。學士那得比

相公。坡驚曰。如何。優曰。公詞須用丈二將軍銅琵琶。鐵絳板。唱相公的大江東去。柳學士却着

十七八女郎。唱楊柳外晚風殘月。坡為之撫掌。

漢武帝嘗問東方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朔對曰。自唐虞之後。咸康之際。未足以喻。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徒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郎為丞相。孔丘為御史大夫。太公為將軍。畢公高拾遺於後。嚴子陵為衛尉。臧陶為大理。后稷為司農。伊尹為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為博士。子夏為太常。益為右扶風。季路為執金吾。契為鴻臚。逢龍為宗正。伯夷為京兆。管仲為馮翊。魯班為將作。仲山甫為光祿。申伯為太僕。延陵季子為水衡。百里奚為典屬國。柳下惠為大長秋。史魚為司直。孔父為詹事。蘧伯玉為太傅。孫叔敖為諸侯相。王度忘為期門。子產為郡守。夏育為鼎官。羿為旋頭。宋萬為式道侯。上乃大笑。漢武帝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宴不來。朔拔劍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

王戎妻語戎為卿。戎謂曰。婦那得卿婿。於禮不順。答曰。我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戎笑遂聽。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常使一婢不稱旨。將捷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著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為乎泥中。答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王大尉不與庾子高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為爾。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法，卿自用卿法。

晉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橋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勳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王不能復答。

石曼卿常乘馬出，御者失控，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瓦學士，則跌碎矣。

邵康節赴河南尹。李君錫曾投壺，君錫末箭中耳。君錫曰：偶爾中耳。康節曰：幾乎敗壺。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而善言語。會論事移時，吏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有人獻木履於齊宣王，畧無刻斲之迹。王曰：此履豈非出於生乎？父子曰：鞋楨是其核也。張端為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諸無故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為別市猪以祭。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獮獠入

布袋。刁曰：汝之仕宦，何異鮎魚上竹竿。

父子好飲酒。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口舌爭。宜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蒜臍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耶。父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尚活世。今況四臟乎。

杜卻飲食洪博。既飽即寢。人諫非攝生之理。公曰。君不見布袋盛米耶。放倒即漫。

石中立嘗與同列觀南園獅子。主者曰。縣官日破肉五斤飼之。同列戲曰。吾儕反不及此獅子乎。中立曰。吾輩員外郎。安敢比園內獅子。

伶官敬新磨。以謔得罪莊宗。莊宗大怒。彎弓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無光矣。帝釋之。

丁謂嘗以文謁王禹偁。禹偁稱其文與孫何。可比韓柳。名遂大振。既而何冠多士。謂登第四。自以為與何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際。殿下有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

馮祭酒具區攜妓泛西湖。泊於定香橋畔。有羣青衿士擁觀。公不堪。令移舟。青衿輩大怒。隨舟厲聲曰。爾已過會元。已過祭酒。獨不畏吾將來耶。公命使者報聲曰。致上秀才。縱若隨後趕來。老夫已過學士港矣。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著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報而退。

西王母獻桃於武帝云。此桃三千年生。花三千年熟。指方朔云。仙桃三熟。此兒已三偷得。此桃帝

曰嘗聞鼻下長一寸。是百年人。方朔笑曰。彭祖壽年七百歲。鼻下合長七寸。

五代馮瀛王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道字是馮名。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陸長源以舊德為宣武軍行司馬。韓愈為巡官。或譏年輩相懸。長源曰。大蟲老鼠俱為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武林鄒虞知延平。延平素產繡補。親友皆先從虞索之。後抵任。補絕少。惟四時多笋。過者以笋餽之。語曰。吾任損有餘。補不足也。

西施教歌舞之地名西施山。袁宏道與陶望齡同遊。陶詩云。宿幾夜驕歌艷舞之山。袁笑曰。此詩當註明。不然後日累君謚文恪也。

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於袖中取鑷。摘之曰。報信者一錢。江進之舉進士。其父貧甚。為報捷者索重賞。至困。大覺憤懣。羅汝鵬過而慰之曰。公且耐。生兒不

肖奈何。聞者大笑。

袁中郎偶中熱減衣。丘長孺謂之曰。天且寒。何不加衣。中郎曰。加則恐流鼻紅。長孺笑曰。減則恐流鼻白。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僻潔。不輕接引。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

潘方凱性風流不恆。先與平康妓鍾舉孃。後舍之。復與董素卿合。李本寧太史謂之曰。均一重也。何舍金而取草。對曰。均一重也。為一正而一偏。李笑曰。畧覺輸下耳。

梁吳均有詩曰。秋風灑白水。雁足印黃沙。沈約語之曰。黃沙語太險。均曰。亦見公詩云。山櫻發欲然。約曰。我始欲然。公已印訖。

江西有驛宮。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一閱之。乃往。初一室為酒庫。諸醢畢熟。其外畫神。問曰。何也。曰。杜康。又一室茶庫。諸茗畢貯。復有神。問何也。曰。陸鴻漸。又一室俎庫。諸茹畢備。復有神。問何神也。曰。蔡伯喈。

駙馬梅殷守淮南。文皇正位。罷兵入見。上曰。都尉功勞可念也。對曰。臣領其半。上曰。功勞惟有大小。安有全半。對曰。勞而無功。非半乎。

龍大渠官至太守。其子德化初。選通判。大渠戒曰。爾平日多戲語。居官不得復爾。德化起應曰。堂尊承教。

道學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劉諧曰。怪得羲皇以上聖人。盡日然燭而行。東坡有歌舞妓數人。每留賓客飲酒。必云有數箇椽粉。虞候欲出來。祇應也。

米芾嘗作詩云。飯白雲有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哥耳。

宋元祐間。有陳上舍。治春秋。與宋門一娼狎。一日會飲於曹門。因用春秋之文戲之曰。春正月會吳姬於宋。夏四月復會於曹。

張融常乞假還。帝問所居。答曰。臣陸居非屋。舟居非水。上未解。問張緒。緒曰。融近東山。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上岸。住在其間。上大笑。

陳使聘齊。見朝廷有赤鬣者。顧謂散騎常侍李嗣暉曰。赤也何如。嗣暉曰。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

齊高祖作隱語。以卒律葛答為煎餅。復謂諸臣曰。汝等為我作一謎。我為汝射之。石動筍復云。卒律葛答。高祖射不得。問曰。此是何物。答曰。是煎餅也。高祖曰。我始作之。何因更作。動筍曰。乘大家熱鑄子頭。更作一箇。高祖大笑。

唐玄宗嘗登北苑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黃幡綽曰。此何人。黃曰。是年滿令史。上曰。汝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

玄宗嘗與諸王會食。寧王失口噴飯。直及龍顏。上曰。寧哥何以錯喉。黃幡綽曰。非錯喉。是噴嚏。齊高祖嘗令人讀文選。有郭璞遊仙詩。嗟嘆稱善。諸學士皆云。此詩極工。誠如聖旨。石動筍起云。此詩有何能。若令臣作。即勝伊一倍。高祖不悅。良久語云。汝是何人。自言作詩。能勝郭璞一倍。豈不合死。動筍即云。若不勝。臣甘合死。乃揚聲曰。郭璞遊仙詩。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谿二十仞。中有兩道士。高祖大笑乃止。

石動筍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因問曰。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著冠。幾人未著冠。博士曰。經傳無文。何因得考。動筍曰。已著冠有三十人。未著冠有四十二人。博士

曰。據何文。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乎。坐中皆大笑。

隋侯白州舉秀才。至京。與越國公楊素並馬言語。路傍有槐樹。顯顛死。素乃曰。侯秀才理道過人。能令此樹活不。曰。能。素云何計。曰。取槐樹子於樹枝上懸著。即活。素云何也。曰。子在。回何敢死。素笑幾墮馬。

開皇中有人姓出。名六斤。欲參楊素。齋名紙至省門。遇侯白。請為題其姓。乃書曰。六斤半。名既入。素召其人問曰。卿姓六斤半。答曰。是出六斤。曰。何為六斤半。曰。向請侯秀才題之。當是錯矣。即召白至。謂曰。卿何為錯題人姓名。對曰。不錯。素曰。若不錯。何因姓出名六斤。乃題六斤半。對曰。向在省門。會倉卒。無稱可稱。斟酌之。只應是六斤半。

侯白赴一人宴。後至。眾曰。罰爾作謎。必不得幽隱難識。及說謫希奇。亦不假合而成。人所不見者。白即云。有物大如狗。面貌極似牛。此是何物。或云是獐。或云是鹿。皆云不是。即令自解云。此是犢子。滿坐譁然。

隋河間郡劉焯之從姪炫。並有儒學。俱犯法被禁。縣吏不知其大儒也。或與之枷着。焯曰。終日枷坐而不見家。炫曰。亦終日負枷坐而不見婦。

杜正倫譏任環怕妻。環曰。婦當怕者有三。初娶時如菩薩。豈人不怕菩薩。既生育如鬼子母。豈人不怕鬼子母。年老面皺如鳩槃荼。豈有人不怕鳩槃荼耶。

王玄同任荆時。出主社事。偶有犬來遺糞。玄同自舉埽擊之。人怪其率。問曰。何為自舉擊之。玄同曰。苟利社稷。專之亦可。

唐史部侍郎楊思玄。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為選人夏侯彪所訟。御史中丞即餘慶彈奏免。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史部之敗也。或問之。宗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敗何待。

李程為夏口日。有客辭焉。李曰。且更兩三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李曰。但相信佳。那漢口不足信。客掩口而笑。

薛昭緯未登第前。就肆買履。肆主曰。秀才脚第幾。對曰。昭緯作脚來。未曾與立行第。

庾杲之清素自業。食惟有韭蘆菘。韭生韭雜菜。或謂之曰。誰謂庾即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丁晉公自崖州還。坐客論天下州郡。何地最雄盛。公曰。惟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

秦太虛為御史賈所彈。張文潛戲之曰。千餘年前賈生過秦。今復爾也。

禮侍郎葉盛轉吏侍郎。禮尚書姚夔設宴。鄭重因曰。敝鄉親友干謁者眾。煩公垂念。葉唯唯。亡何姚進太宰。葉攜酒往賀。執杯獻於姚曰。今日送鄉里還先生矣。

周文襄在吳中。好徜徉梵剎。旌旗所至。鐘磬交接。每至佛殿。必拜。人或謂之。文襄笑曰。即以年齒論。彼長我二三十歲。豈不直得一拜。

李東陽在京邸會談貢士。酒數行。俱起辭謝。公曰。且止。有場中題願商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求未解。公笑曰。只是待湯耳。

守備太監某。挾貴誇詡。喜延接士大夫。獨王司徒鴻儒不往。或以為言。王曰。往來雖無我談笑。却有我聞者大笑。

熊際華望演易臺。迷烟雨不見。笑曰。遵養時晦。宜其濛濛也。

熊敦朴與館選。改兵部。左遷通判。往辭張江陵相公。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行宜着意。熊曰。老師恐未見痛。相公問故。答曰。王叔和醫訣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相公大笑。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介葛盧如牛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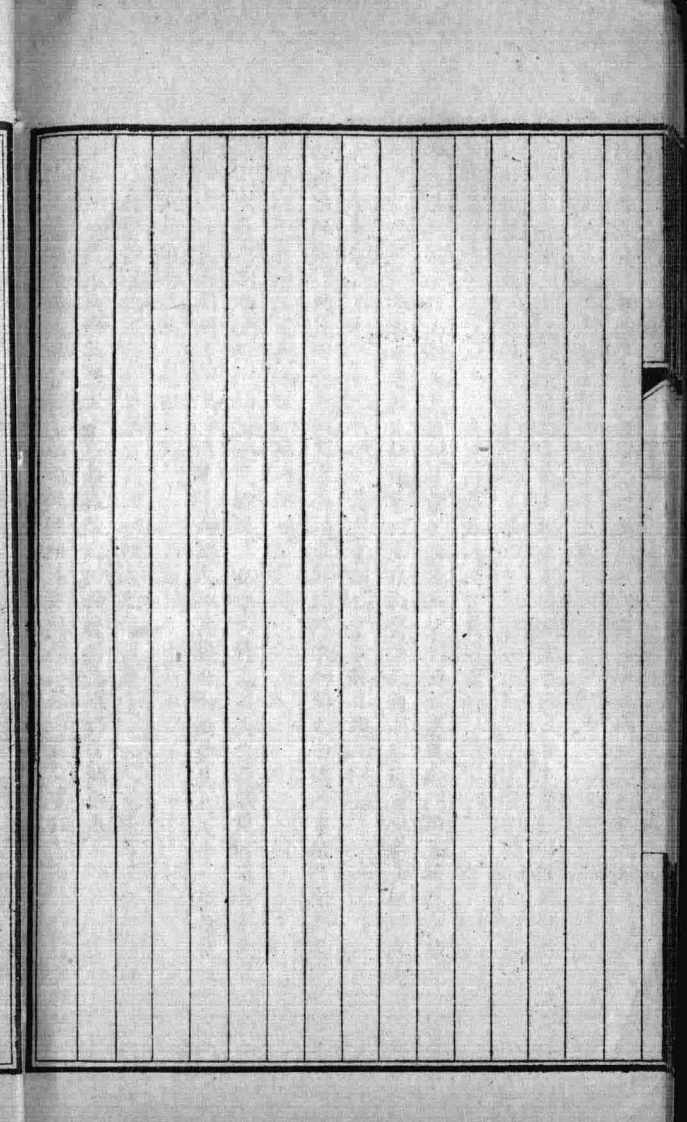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鼻如廣漠長風。眼如懸河決溜。

安鴻漸有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妻呼入總幕中。諾之曰。路哭何因無淚。復成曰。來日早臨。須見淚。漸明日以中納濕紙。置於額。大扣其額而慟。物罷。其妻又呼入窺之。驚曰。淚何從。額流對曰。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潘景升家雖貧。而客來者甚眾。必百計以款送之。常謂羅遠遊曰。人窮皆有底。余窮獨無底。羅曰。何也。曰。窮客日來。豈有底乎。羅曰。窮客日來。正是窮底。

盧思道常在賓門。日中立。德林謂之曰。何不就樹陰。思道曰。然則熱矣。不能林下也。

汝南袁德師嘗於東都買得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日袁德師樓
王元景使梁劉孝綽送之泣下元景無淚謝曰卿勿怪我別後當闕千耳



明 新都曹 臣蓋之纂著

勾吳吳 苑鹿長參定
公安袁中道小修批評

謔語第八

吳苑曰。詼諧戲謔。一類耳。一類而兩之。非字之蛇足乎。字既蛇足。即許李輩。尚不能辨。况我耶。吾請以蓋之所取諸語定二字耳。第戲不及虐為諧。及虐為謔。故謔字從虐。於此可以小分。乃次謔語第八。

王平甫軀幹魁碩。而眉宇秀朗。嘗盛夏入館中。方下馬。流汗浹衣。劉敞見而笑之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段少連陳州人。晚年因官還里中。與鄉老會飲。段通音律。酒酣。自吹笛。坐中有知音者。亦皆以樂器和之。有一老儒獨嘆曰。某命中無金星之助。是以不能樂藝。段笑曰。豈惟金星。水星亦不甚得力也。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於朝堂立語。李戲之曰。吾所倚者何樹。嘉隱對曰。松樹。李曰。此槐也。何忽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則為松樹。無忌連聲問曰。吾所倚者何樹。曰槐樹。無忌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須矯對。但取其以鬼配木耳。勣曰。此小兒作撩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又應曰。胡面尚為宰相。撩面何廢聰明。勣狀貌胡也。

東坡登禁林以高才狎侮諸公卿。率有標目。殆遍。獨於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與共論免役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御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蘇子瞻與姜制之飲。姜舉令云。坐中各要一物。是藥名。乃指子瞻曰。君藥名也。子瞻答曰。君亦藥名也。君若非半夏。定是厚朴。眾請其故。曰。非半夏。非厚朴。何故。曰。姜制之。眾皆絕倒。

秦少章云。郭攻甫嘗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振林木。既罷。謂東坡曰。祥正此詩幾分。坡曰。十分。祥正喜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郭不懌。

無錫孫南公軀幹微小。郝公琰戲抱之。孫曰。當日張江陵抱主登位。正是如此。郝曰。汝非孫子耶。

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浣。即坐轎。為頂蓋所礙。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隋京兆杜公瞻。衛尉臺卿。猶子也。嘗邀陽玠過宅。酒酣。因而嘲戲。公瞻謂兄既姓陽。陽貨實辱孔子。玠曰。弟既姓杜。杜伯實射宣王。

殿內將軍隴西牛子充。嘗謂陽玠曰。君羊有疥。恐不任尉。玠曰。君牛既充。正可烹宰。又見玠食芥。玠曰。君身名玠。何得復啖芥。玠曰。君既姓牛。何得不斷牛肉。

太倉令張策在雲龍門。與陽玠議理屈。謂玠曰。卿本無德量。忽共叔寶同名。玠抗聲曰。爾既非英。

雄。敢與伯符連諱。

太子洗馬蘭陵蕭翊。奕俊有才辯。嘗謂陽玠曰。流共工於幽州。易北恐非樂土。玠曰。放矐堯於崇山。江南豈是勝地。

宋王彧之子絢。年五六歲。警悟。外祖何尚之賞異焉。嘗教讀論語。至郁郁乎文哉。因戲之曰。可改耶。耶乎文哉。絢應曰。便可道草翁之風。則舅乎。

漢武帝時。郭舍人與東方朔校射。覆不勝。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暴朔笑曰。吐口無毛聲。聲聲。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敢詆之。乃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聲者。鳥哺穀也。尻益高者。鶴悅啄也。

孫權嘗饗蜀士費禕。逆救羣臣伏食。勿起。禕至。權為輟食。而羣下不起。禕云。鳳凰來翔。麒麟吐哺。騾驢無知。伏食如故。

鄧艾口喫。語稱艾。晉文王戲之曰。艾為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晉蔡洪赴洛。洛中問曰。幕府初開。羣公辟命。求英才於仄陋。采賢俊於巖穴。吳楚之士。亡國之餘。有何異才。而應斯舉。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於孟津。盈握之璧。不必采於崑崙。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聖賢所出。何必常處。昔武王伐紂。遷頑民於洛邑。諸君得無是其苗裔乎。

陸機在王武子坐。偶潘安至。陸便起。安仁曰。清風至。亂物起。陸應曰。眾鳥集。

王導妻妬。導有眾妾在別館。妻知之。持食刀將往。公遽命駕。患牛遲。手捉麈尾。以柄助打牛。蔡謨

聞之後詣王謂曰。朝廷欲加公九錫。王自叙謙。蔡曰。不聞餘物。惟聞短轅犢車長柄麈尾耳。諸葛恢與丞相王導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以不言葛王。答曰。譬如言驢馬。驢安能勝馬也。

晉張天錫從事中郎韓博。奉表並送盟文。博有口才。桓溫甚稱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謂博曰。卿是韓盧後。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人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曰。明公未之思耳。短尾者則為刁。闔坐烘然。

秦符堅克襄陽。獲習鑿齒。釋道安。時鑿齒足疾。堅見之。與語。大悅。嘆曰。昔晉平吳。利在二陸。今破南土。獲士一人。有半耳。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公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齊僕射東海徐孝嗣。修輯高座寺。多在彼宴息。法雲師亦蕭寺。日夕各遊二寺。而不相往來。孝嗣嘗謂法雲曰。法師常在高座。而不遊高座寺。答曰。檀越既事蕭門。何不至蕭寺。

梁安城王蕭欽。以文詞擅名。所敵擬者。唯河東柳信言。然柳內雖不服。而莫與抗。及聞欽卒。時為吏部尚書。賓客候之。見其屈一足跳。連稱曰。獨步來。獨步來。眾烘然大笑。

梁陸晏子聘魏。魏遣李諧卸勞。過朝歌城。晏子曰。殷之餘人。正應在此。諧曰。永嘉南渡。盡在江外。梁汝南周捨。謂沙門法雲曰。孔子不飲盜泉之水。師何以捉鍮石香鑪。答曰。檀越既能成。盡資道。

何為不執餼。

齊王元景為尚書。性雖懦緩。而每事機敏。有一奴名典。琴嘗旦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典琴曰。公不作齋。何故嘗云解齋。元景笑曰。汝作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北齊李庶無鬚。時人呼曰天闕。崔謏謂之曰。教弟種鬚法。以錐錐遍刺。作孔。插以馬尾。庶曰。持此還施貴族。藝眉。有驗。然後樹鬚。崔氏世有惡疾。故云。

北海王晞。字叔朗。為大丞相府司馬。嘗共相府祭酒盧思道。禊飲。晞賦詩曰。日暮應歸去。魚鳥見留連。時有中使召晞。馳馬而去。明旦思道問晞。昨被召以朱顏。得無以魚鳥致貴。晞曰。昨晚陶然。頗以酒漿被責。卿等亦是留連之一物。何獨魚鳥而已。

范陽盧叔虎。有子十人。大者字畜生。最有才思。盧思道謂人曰。從叔有子十人。皆不及畜生。高平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術。世傳其業。納言祖孝。徵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又為汝公。在三之義。頃居其兩。

徐之才。常以劇談調僕射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唐韋慶本。兩耳前卷。朝士多呼之為卷耳。有女選入為妃。長安公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為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

秋官侍郎狄仁傑。戲同官即盧獻曰。足下配馬。乃作驢。獻曰。中勞明公。乃成二犬。傑曰。秋字犬傍。火也。獻曰。犬邊有火。乃是煮狗。

張昌齡謂蘇味道曰。某詩所以不及公者。為無銀花合也。蘇曰。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有今同丁令威之句。

竇曉形容短小。眼大露睛。樂彥偉身長露齒。彥偉弄竇云。足下甚有功德。旁人怪問。彥偉曰。既復短肉。又復精進。豈不大有功德。竇應曰。公自大有功德。因何道曉。人問其故。竇曰。樂公小來長齋。又問長齋之意。竇云。身長如許。口齒齊崖。豈不是長齋。求大笑。

裴晉公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癭一枚。欲削為枕。時郎中庾威世稱博物。召請別之。庾捧斲良久。白曰。此槐癭。是嶋樹生者。恐不堪用。裴曰。郎中甲子多少。庾曰。某與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笑曰。郎中便是嶋甲辰。

白居易與張祐初相見。謂曰。久欽藉甚。記得歎頭詩。祐愕然曰。舍人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非歎頭詩何耶。張笑而答曰。祐亦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耶。

昔張謐好於齋前種松柏。袁山松出遊。好令左右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屍。袁道上送殯。

陸士龍荀鳴鶴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所。茂先令接語。以並有大才。可勿常談。陸抗聲曰。雲間陸士龍。荀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聞青天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曰。本謂雲龍駭駭。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邊。張撫掌大笑。

晉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與人牽船。見一老嫗操櫓。道真嘲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弄杼。因甚傍河操

稽。女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因甚傍河牽船。

劉丈樹髭生額下。貌類猴。恐黃幡綽見嘲。乃密賂之。幡綽言曰。丈樹不似猢猻。猢猻強似丈樹。東坡知湖州。嘗與賓客遊道場山。屏從者而入。有僧馮門熟睡。坡戲曰。覺闌上困。有客即荅曰。何不用釘頂上釘。

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守李遠。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質充偉。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時拜見。安知壯水牛不勝其載矣。

唐營丘有豪民。姓陳者。染大風疾。衆稱之為陳癩子。聞人稱之。皆不欲。人有諛其所苦減。退則酒食延待優豐。有游客心利所需。謂曰。足下之疾。近日尤減。陳欣然命酒贈貲。客將去。又謂曰。此疾還是添減症。曰。何也。客曰。添者添上肉泡。減者減却鼻孔。陳不悅。

許玄度將弟出都婚。諸人無不欽遲。既至。見其弟乃甚痴。都欲嘲棄之。玄度為作賓主相對。劉真長笑曰。玄度為弟婚。施十重鐵步障。

司馬防當舉曹公為比部尉。後曹公進爵為王。召防到都。與歡飲。語之曰。孤今日可復作尉不。防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

劉諒為湘東王所善。湘東一目眇。一日與諒共遊江濱。嘆秋望之美。諒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湘東曰。卿言目眇。而愁予耶。由此嫌之。

侯白好俳諧。一日楊素與牛弘退朝。白語之曰。日之夕矣。素曰。以我為牛羊下來耶。

柳機柳昂在周朝。俱歷要任。隋文帝受禪。並為外職。時楊素方用事。因文帝賜宴。素戲語機云。二柳俱摧。機答曰。不若孤楊獨聳。

王渾與婦鍾氏共生。見武子從庭過。渾欣然謂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故可不啻如此。

張吳興年八歲。虧齒。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庾園客詣孫監。值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何在。即答曰。庾憐恭家。庾笑曰。諸孫大盛。有如此兒。又答曰。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奴父名。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桓公坐。桓語孫。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荆蠻。敢與大邦為伍。習云。薄伐獫狁。至於太原。

桓豹奴是王丹陽混外甥。形似其舅。桓甚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形。時似是神。恒愈不悅。

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自求押到何也。

王文度范滂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久。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簸之揚之。糠粃在前。范曰。洗之法。沙礫在後。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姜師度好溝洫。所在必發衆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益多。先是太史令傅忠孝善占星緯。人為之語曰。傅忠孝兩眼看天。姜師度一心穿地。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為一字令。曰。須是一字象形。又須逐韻。公曰。口有似沒量斗。濤曰。川有似三條椽。公曰。奈何一條曲。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尚使沒量斗酒佐三條椽。內惟一條曲。何足怪。

桓溫自比宣帝劉琨之儔。征還北方。得一婢。問之。乃劉琨妓女也。一日問曰。吾似劉司空不。曰。似甚。曰。何似。曰。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須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峭。溫於是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累日。

齊地多寒。春深未葺甲。方立春。有村老挈首箱一筐。以饋父子。且曰。初生未敢嘗。謹先以薦。父子喜曰。煩汝致新。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以喂驢也。

吳閻老寬。致仕到家。訪山人邢量。邢方自炊羹。公曰。卿亦知調羹耶。邢曰。如公之扣蓬門。終是勉強從事。

王鳳洲門有容者。棋者甚劣。見公至。起曰。某棋不足觀。公曰。君棋甚佳。但長不落。

蘇州嚴相公訥。面麻。俚語於蘇州有鹽豆之謔。河南高相公拱。作文常用腹藁。俚語於河南有盜草之謔。二公相遇。高謂嚴曰。公豆在面上。嚴曰。公草在腹中。

吳門妓張好兒。雖是徐娘老景。然婉麗而美。少年爭交歡之。有太醫院目杜君拉遊虎丘。觀張曰。

老使老。終是小娘。張答曰。小便小。終是老爹。同遊者無不捧腹。

詩僧克文有俊才。初學詩。常質於郝公瑛。郝曰。師必大作齋。咬我。不然。必以師詩顛倒點抹。羅遠遊笑謂克文曰。師母受郝瘦兒欺。尊詩總無抹處。

黃琬少敏慧。以祖太尉瑒得拜童子郎。時司徒盛允有疾。瑒遣子瑛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戲子瑛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子瑛奉手對曰。蠻夷滑夏。責在司徒。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曰。蔡裏無口便成衰。

司馬宣玉辟周恭為新城太守。尚書鍾毓調恭曰。君釋褐登宰府三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恭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彩。固守史職。輒乘土牛。一何遲也。

盧思道嘗謂通直郎渤海封孝騫曰。卿既姓封。是封豕之後。騫曰。卿既姓盧。是盧令之後。沈存中方就浴。劉貢遠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眾愕問之曰。益成括矣。

殿中丞丘浚嘗在杭州謁釋珊。見之殊傲。項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之甚恭。丘不能平。伺子弟退。乃問珊曰。和尚接浚甚傲。而接州將子弟。乃爾恭耶。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

起杖。珊數下曰。打是不打。不打是打。

曹娥秀京師名妓也。賦性聰慧。色藝俱絕。一日鮮于伯機開宴。坐客皆名士。鮮于因事入內。命曹行酒。適過公自內出。客曰。伯機未飲。曹亦曰。伯機未飲。客笑曰。汝以伯機相呼。可謂親愛之至。鮮于佯怒曰。小鬼頭敢如此無禮。曹曰。我呼伯機便不可。只許爾叫王羲之也。一坐大笑。伯機

學王羲之書故云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規笑曰。此登瀛詩也。

王文穆夫人悍妬。欲置左右。竟不可得。後宅園中作堂。名三畏。楊文公戲之曰。可改作四畏。公問其說。曰。兼畏夫人。

王定國寄書於東坡。答書云。新詩篇篇皆奇。老拙此回真不及矣。窮人之具。輒欲交割與君。魏道輔見而笑曰。定國亦難作交代。祇是權攝已耳。

顧臨子敦。為翰苑。每言趙廣漢尹京有治聲。使我為之。不難當出其上。子瞻笑曰。君作尹。須改姓顧。曰。何姓。曰。姓茅。喚作茅廣漢。

李居仁與鄭輝為友。居仁年踰耳順。須盡白。輝少年輕侮。乃呼之為李公。居仁於是盡摘其須去之。一日輝乃陽驚曰。數日不見。而丰彩頓異。何也。居仁整容喜曰。如何。曰。昔日皤然一公。今日公然一婆。

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嘗作詩示溫。溫玩之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曹公送禰衡於劉表。表咸祖之。且相戒曰。禰衡勃虐無禮。今因其後至。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衡至。眾人莫肯與。衡坐而大號。眾問其故。衡曰。坐者為冢。卧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

陳眉公好賞雪。每謂客曰。古今二鈍漢。袁安閉門。子猷返棹。明是避寒。作許題目。

我太祖問陳君佐曰。朕似前代何君。對曰。陛下酷似神農。上問其故。曰。若非神農。何以得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之糧。士卒多以草根木皮為食。上亦同之。

王僧虔子慈。年十歲。同蔡興宗子約。入寺禮佛。正見沙門等懺悔。約戲之曰。眾僧今日何乾乾。慈應曰。卿如此不知禮。何以興蔡氏之宗。

謝超宗見王慈學書。謂之曰。卿書何如虔公。答曰。慈書與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鳳子也。

北妓張蓮。英慧甚。何雪漁與之密。因同寢。撫張私處戲之曰。此是朝天蓮。張曰。非也。是夜舒荷。東坡在黃。即坡之下種稻。為田五十畝。自牧一牛。一日牛病。呼牛醫療之。云不識證狀。王大人多智。多經涉。謂坡曰。此牛發豆斑。療法當以青蒿作粥。啖之。如言而效。後舉似章子厚云。我自謫居後。便作老農。更無樂事。豈知老妻猶能接黑牡丹也。子厚曰。我更欲留君與語。恐人又謂從牛醫兒來。姑且去。坡大笑。